

读书郎



[宽 容]

房龙/著

KUANRONG
FANGLONG



宽 容

编译：高 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容/高浩编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2. 11

ISBN7-204-03289-6

I. 神… II. 杨… III. 世界名著 IV. H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2103 号

世界文学名著

——宽 容

高 浩 编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责任编辑 李楠楠

新华书店总经销 河北省立涛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9.5 字数: 230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7-204-03289-6 每册定价: 14.00 元

825\	王国维——宋太尉	章三十二第
125\	帝大哀里葛雷非	章四十二第
425\	泰尔分	章五十二第
025\	计全辉百	章六十二第
825\	容宽不的命革	章七十二第
序		/1
第一章	无知的残暴	/6
第二章	希腊人	/13
第三章	枷锁的开始	/42
第四章	上帝的曙光	/50
第五章	监禁	/66
第六章	生活的单纯	/74
第七章	宗教法庭	/82
第八章	求知者	/96
第九章	与书作战	/107
第十章	关于一般历史书籍,尤其是本书	/113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116
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	/123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134
第十四章	拉伯雷	/148
第十五章	旧时代的新旗号	/157
第十六章	再洗礼教及其教众	/174
第十七章	索兹尼家和叔侄俩	/182
第十八章	蒙田	/191
第十九章	阿米尼斯	/195
第二十章	布鲁诺	/203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208
第二十二章	新的地上天国	/218

第二十三章	像太阳一样的国王	/228
第二十四章	弗雷德里克大帝	/231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234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250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不宽容	/258
第二十八章	莱辛	/267
第二十九章	汤姆·佩恩	/280
第三十章	最后 100 年	/285

34\		章三第
02\		章四第
66\		章五第
47\		章六第
58\		章七第
96\		章八第
70\		章九第
11\		章十第
116\		章一十第
153\		章二十第
43\		章三十第
44\		章四十第
127\		章五十第
174\		章六十第
185\		章七十第
191\		章八十第
192\		章九十第
203\		章一十二第
208\		章一十二第
218\		章二十二第

序 舊雨新知幸中谷山前映天晴

人们在寂静无知的山谷中幸福地生活着。虽然同一的飞翔

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山脉恒久地连绵蜿蜒着。顺着幽深残破的谷底,徐徐流淌着的是知识的溪流。

这条小溪于旧日荒山中起源,再消散于未来的沼泽。它不似大江大河那般波澜壮阔,但对于那些需求甚少的山民而言,已经是足够了。

当夜晚来临时,山民们在溪边喂完家畜,装满水桶,便开始满足地围坐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固守传统的老人们此时也从凉爽隐蔽的角落里被搀扶出来,整个白天,他们都在那些角落中对着一本古老且神秘的书籍苦苦思索。

老人们会对儿孙们念叨着一些奇怪的词语,尽管这些后代并不关注这些有着含糊不清意思的字眼,他们只顾着玩耍来自远方的美丽石头。然而这些词语的历史是悠久的,传说是由一千年前一个现今已无法得知的部落发明的,它们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尤其在这个无知的山谷里,历史悠久的古老事物总是会得到人们的尊崇。若有人敢否定先祖的聪明才智,那他必将遭到传统人士的冷落。因而,每个人都会和睦地与他人相处。

然而人们又时刻忧心忡忡,他们害怕着,担心得不到果园里应该得到的收成,他们不知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自己究竟该如何去做?

夜深人静时，在小镇的幽深小巷，人们在低语，在讲述着已不甚清晰的过往云烟，在回忆着那些曾以敢于发问而著称的男男女女。这些人后来离开了，再不曾归来。而又有另一拨人也曾试着

登上阻挡太阳的绝顶崖壁，然而，他们却倒在了崖下，白骨皑皑。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岁月在流转，而人们，仍在这片寂静无知的山谷中幸福地活着。

在漆黑的路上，爬行着一个人。他的手指已磨破，他的腿脚也缠上了破布，上面满是坎坷旅途中留下的血迹。这个人蹒跚着敲开附近的一间茅屋，然后晕倒了。在昏黄微弱的烛光中，人们将他抬上了吊床。

第二天清晨，整个村庄都已经知道他的归来。村民们围在他的周围，摇头叹息，因为他们知道，结果早已注定如此。对于那些胆敢离开山谷的人们，等待他们的必将是屈服和失败。

而在村子的另一角，旧派老人们也在摇着头，咕哝着恶毒的话语。尽管他们并非天生如此凶残，但律令就是律令。这个人违背了老人们的意愿，就是犯了大罪，一旦伤愈，就必须接受惩罚。

老人们也想宽大为怀，他们并没有忘记他母亲那双闪耀着奇异光芒的眼睛，也没有忘记三十年前他父亲在沙漠里失踪的惨剧。然而律令就是律令，人们必须遵循。而它的执行者，就是这些守旧的老人。

旧派老人们把流浪者抬到市集，周围满是人群，却恭敬且鸦雀无声。因为又饥又渴，流浪者的身体太过衰弱，因而老人们让他坐下，但却被他拒绝了。老人们又命令他住口，可他却偏偏开始说话。背对着守旧的老人，流浪者放眼望去，找寻那些曾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们。他恳切地说着：

“听我讲吧，大家都应该高兴的！我刚从山的另一边来，我的双脚曾踏上过新鲜的泥土，我的双手曾感受过其他民族的抚摸，我的双眼曾看到了奇妙的情境。”

“小时候，我以为世界只有父亲的花园那么点大，然而早在创

世之初，花园的东西南北四面的界域就已注定了。当我问起你们这些界域外的世界中还有什么时，你们肯定会一个劲地摇头，嘘声一片。然而我还是在不停地问着，于是我被带到了这块岩石上，让我去看那些敢于藐视上帝的皑皑白骨。”

“当我又开始叫唤‘骗子！上帝喜欢勇敢的人们！’时，这些守旧的老人们又开始对我读起了他们的圣书。他们声称上帝的旨意早已决定世间万物的命运。我们拥有这片山谷，掌管着这片山谷中的野兽、花朵、果实和鱼虾，我们可以对它们任意行事。然而山是上帝的，我们不应该去探索山外的事物，直到世界末日的来临。”

“可是，那是这些老人们在撒谎，他们骗了我，也骗了你们。”

“在山的那一边，有牧场，有肥沃的草原，有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男人女人，还有经过一千年能工巧匠精心雕琢的光彩照人的城市。”

“我已经替你们找到了通向更美好家园的道路，我看到了来自幸福生活的曙光。跟我来吧，我将带着你们走向那里。不管我们在哪里生活着，上帝永远会微笑着注视着我们。”

流浪者停住了，可人群里却发出了恐怖的吼声。

老人们在嘶喊着：“污蔑，这是对神圣的亵渎。惩罚他吧，惩罚这个丧失理智的有罪的人吧，他竟敢嘲弄千百年来命定的律令。他死有余辜！”

沉重的石块被举起，扔向了流浪者，他被狂乱的人群杀死了。杀一儆百，尸体被扔到了崖脚，以警示那些敢于怀疑先人才智的人们。

不久后，一场特大的旱灾来临了。因为潺潺知识小溪的枯竭，牲畜都渴死了，田野里的粮食也枯萎了，无知山谷里到处充满了饥饿的呻吟声。面对如此的惨景，旧派的老人们满怀信心地预言，一切终将逢凶化吉，这在神圣的古书上也是这样写的。的确，他们已经老了，不需要太多食物就可生存。

而冬天降临后，整个山谷越发的空荡，人烟更显稀少。大半的村民都因为饥饿和寒冷而死去，还幸运活着的人们开始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山的那一边。

但是，这个时候律令开始说“不行！你们必须遵守我！”那天夜里，暴乱开始了。因为失望，人们开始拥有了勇气，再不似以往因恐惧而表现出的顺从。

老人们无力去抗争这场巨变。他们倒在路边，抱怨着自己命运的不济，咒骂着儿孙们的背叛。然而，当最后一辆马车离开山谷时，他们还是强行进入了车箱。

就这样，通往一个未知世界的旅程开始了。

这时，离那个流浪者归来的日子已经如此的遥远，想重寻他开拓的旧路是何等的困难。又死了很多很多人，踩着同伴的尸骨，人们终于发现了第一座用石子垒起的路标。后面的日子里，旅途的艰辛少了些许。因为那个心细的先驱已经在无际的丛野和乱石中用火开拓出一条宽敞的大道。就是这条道路，一步一步地将人们引入了新世界的绿色牧野。

人们相对无语。终于，人们开始说道：

“他最终是对的，老人们错了。”

“他说的是实情，而老人们却在撒谎……”

“当他的尸体在山脚下腐烂时，这群老人却坐在我们的车里，还在唱那些旧得不能再旧的歌谣。”

“他救了我们，我们反倒害死了他。”

“我们对这件事情非常的自责，但是，如果当时我们知道的话，当然就……”

之后，人们解下马车的套具，将牛羊赶进牧场，开始建屋造地。从此以后，人们又开始幸福地活着。

数年后，在人们新建的大厦里，住着智慧老人，人们还准备把勇敢先驱的遗骨埋在里面。于是，一支肃穆的队伍开始起程返回

那早已无人迹的山谷。但是，山脚下却找不到先驱者的尸骨，它早已被一只饥饿的豺狗拖入了洞穴。

在现在的那条曾布满先驱者足迹的大道上，人们将一块小石头放在尽头，上面刻着他的名字，那是一个首先向未知世界的黑暗和恐怖挑战的人的名字，是他，将山谷的人们引向了新的自由。石上还注明，这是由前来缅怀感恩的后代所建。

如此的事情在过去发生了，在现在存在着，只是将来，（我们希望）能不再出现。

里雅，应不亦繁大个一聚的所更引离，品小莱菲伐跟牢面幽寂味温备，将非芒。跟圣的祺西爱斯文耗障量短创开引引音类人从吴亟斯文站友育只，知亡部跟密要才因跟的音莫林特立特密吕罗与段限善事从奇士尊的委众育直一儿雅，前女望世δ奇。印谢光。河跟的牢文纸象的悉古圣林籍皇道一御量由切同，弄工的忘愿越对愿，不令声一夫亦盲文的“不翅”式文籍的人个友，查照量因里士待度悉婚碧跟味斯斯，汽梯的案园丁频变对半的预吟味牢面一司量芒。民率丁人好婚由案右斗牢纸象，士尊而，前神制的是丁如勇艺工牢文纸象的史史人慧育具，知去派而邻寒麻船则因人个。丁散回大景真因一故。宋芝升荣的讲夫及衣次儿音躲，散留不毛醉醉的为案面派个友引丁士查，不一班期案育盛强会像抑弄工印案学史史的育要公雅，案等牢文纸象悉站的晨音出官将力再卡天的衣发商署个儿普罪雅然是天令音引。丁。前内而升司的衣引要中其既会盼去天然四日，正同又类。善音音常空中断另个各的会共拥古音耐事类衣牢文尊宗音既型迄衣不留曾人分出凹的干随大登古价一普斗土中国天籍股等谱新音来未”迎和有大跟制奥登曾的册，跟菊微的

第一章 无知的残暴

公元 527 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的统治者。

他来自塞尔维亚，是个对书本知识一无所知的农夫。然而却是他，下令将古雅典的哲学学派最终压制下去，也是他，关闭了自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入侵尼罗河谷后延续数百年香火的唯一的一座埃及寺庙。

这座庙宇地处菲莱小岛，离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不远，那里从人类有记忆开始就是朝拜女神爱西斯的圣地。当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在种种莫名的原因下凄惨地消亡时，只有这位女神还灵光依旧。在 6 世纪之前，那儿一直有众多的教士在从事着别处已被遗忘的工作，同时也是唯一能理解神圣古老的象形文字的场所。

但是现在，这个人们称之为“陛下”的文盲农夫一声令下，就使庙宇和邻近的学校变成了国家的财产，神像和雕像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而教士、象形文字书法家也被投入了牢房。当最后一个人因饥饿和寒冷而死去时，具有悠久历史的象形文字工艺便成为永久失传的绝代艺术。这一切真是太可惜了。

假设一下，查士丁尼这个该死的家伙能稍稍手下留情，保存几位老象形文字专家，那么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工作时就会轻松许多了。后者今天虽然能靠着几个智商发达的天才再次拼写出奇异的埃及词汇，但仍然无法领会到其中要传达给后代的内涵。

这类事情在古时社会的各个民族中经常存在着。

长着一付古怪大胡子的巴比伦人曾留下许多座刻有宗教文字的造砖场，他们曾经虔诚地大声呼唤“未来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上

帝的净言”，那时的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呢？他们不断地祈求圣灵的
保护，试图诠释神圣的律令，把圣灵的旨意刻在最神圣城市的大理
石柱上。对于这些圣灵，他们又是怎么看待的呢？巴比伦人时而
宽宏大度，鼓励教士们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可另一时又会
变成残暴无情的杀人者，在人们稍微忽视了现今不为人所熟悉的
宗教礼节时，就开始施以骇人听闻的惩罚，这其中，又存在着什么
样的原因呢？

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完全没有搞明白。曾有探险队前往尼尼
韦，发现在西奈的沙漠上所发掘出的古迹中，译释的楔形文字书版
足有几英里长。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各地，人们也都努力地寻
找着打开神秘智慧宝库大门的钥匙。后来，在无意中，我们突然发
现了宝库的后门，它一直是开着的，可供人们任意进出。但是，这
扇带给人们极大方便的后门坐落的地点可并不方便，它可不是位
于阿卡达或孟菲斯附近，而是隐藏于郁郁丛林的深处。周围，异教
徒寺庙的木柱将它围得水泄不通。

当我们的先祖在找寻容易被掠夺的对象时，跟那些他们喜欢
称之为“野蛮人”的人群相遇了。但这场相遇是不愉快的。可怜的
野蛮人误把白人的歹意当好心，当他们举着长矛和弓箭欢迎后者
时，来访者却用大口径手枪回敬他们的友善。

自此以后，两个群落相互间再没了心平气和的不夹杂任何偏见
的思想交流。白人们总是将野蛮人描绘成一群信奉鳄鱼和枯树的
又脏又懒的废物，因而，在他们身上降临的任何灾难都是一种应得
的报应。这一点在18世纪有了转机。让·雅克·卢梭第一个开始透过
迷蒙而伤感的泪水来观察这个世界。他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那一
个时代的人们，大家都掏出了手绢，加入了流泪的行列。人们最喜
欢谈论的话题就是愚昧无知的野蛮人，虽然他们从来没见过任何一
个所谓的野蛮人，但在他们看来，可怜的野蛮人是环境的牺牲品，

他们才真正体现了人类的各種美德，而這些美德，人類已經因為三千年腐敗文明制度的侵蝕而喪失殆盡了。

但現在，我們至少能在特定的調查領域里了解得更加清楚。對於原始人，我們就像在研究高級家禽一樣，二者並無多大區別。基本而言，辛勤的汗水總能換來收獲的果實。野蠻人實際上正是我們自己在惡劣環境中的自我體現，差別只在他們未被上帝所感化。通過對野蠻人的深入研究，我們開始了解尼羅河谷和美索不達尼亞半島的早期社會，也開始得以知曉人類在最近五千年內形成的很多怪異的天性，這些天性在現在依然深埋在一層禮儀和習慣的稀薄外殼之下。

雖然這些發現並不能為我們增添一些自豪感，但畢竟，我們可以了解到自己已經脫離了的環境，欣賞到我們已經完成的許多業績，這會使我們有新的勇氣去面對手頭的工作。如果說這些還不夠的話，那就是我們要对那些落伍的異族兄弟採取寬容的態度。

是的，我不是在寫所謂的人類學手冊，而是在寫一本要奉獻給寬容的書。

雖然，寬容這個命題如此之大，外來的吸引力也會極力地將我拉離這個主題，一旦我們偏離了正道，上帝也將無法預測我們的下一個落腳點，但是，還是請各位允許我，用半頁的篇幅來尽可能準確地解釋一下我所認為的寬容吧。

雖然語言是人類最富有欺騙性的發明之一，所有的定義都脫不開武斷的模式，但儘管如此，當一本書的權威性因大多數能讀懂該書的人接受時，默默無聞的學生們也只好臣服於這本書了。是的，我所说的就是《大英百科全书》。在此書 26 卷 1052 頁對寬容作了如下的定義：“寬容（來源於拉丁字 *tolerare*）：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不同於自己或傳統觀點的見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當然，除此以外，寬容還會有其他一些定義，但就我所著本書的目的而言，我還是選擇把《大英百科全书》的話作為了引線。

既然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把自己束缚在某个明确的宗旨上,那还是回到野蛮人身上吧,我将告诉你们,我从那些已有记载的最初期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何种宽容。

大家时常持一种想法,认为原始社会很简单,这个社会所用的语言也就是几声简单的咕哝,里面所生活着的人们也一直是自由的,只是在社会渐渐变得“复杂”后才慢慢消失。在中非、北极和玻里尼西亚等地,近五十年来一直有很多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在进行调查工作,他们却得出了与上述传统想法不一样的结论。他们认为,原始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其所用语言从时态和变格上来讲,甚至比现今已经被认为是很复杂的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复杂得多,因此,原始社会的人类不仅是现今社会现实的奴隶,也是过去甚至未来社会的奴隶。总而言之,原始人的处境是凄惨的,他们在恐惧中营营求生,又在战栗中惶惶而亡。我现在所要讲述的关于野蛮人的故事与大家通常的想法是有着很大区别和不同的,人们常常以为野蛮人就是一群棕红皮肤的人自由自在地在大草原上生活,时时在追猎野牛和战利品,然后这种却与现实相差甚多。现实为什么会是那种与人们想法出入太多的样子呢?我曾读过许多书,它们声称是对奇迹的介绍,然而却都缺少了一种奇迹:关于人类生存的奇迹。人是一种哺乳动物,手无寸铁,却可以抵御细菌、柱牙象、冰雪和灼热的侵袭,最后成为万物的主宰,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和方法,人才能做到这些呢,我们无需赘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定非个人单独的力量所能完成。当时的人类,为了取得成功,必须将自我的个性与复杂的部落生活相融合。在求生欲望至高无上的原始社会,人们的一切欲望都得臣服于生存,因此,个体是无足轻重的,群体才最重要。人们日常生活、活动就在部落之中,每个部落都自成一个体系,依靠整个群体的力量,为自我谋福利,而且这种行为是排斥一切外在事物的,以此来保障自我的安全。

但是，通常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我上面所讲的只适用于可见世界，但在人类发展之初，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世界相互一比，便是无足挂齿的。要充分理解这个情况，我们必须牢记原始人与我们的不同之处：他们根本不懂因果法则。

假设一下，当我不小心坐到一根有毒的常青藤，我在责怪自己粗心的同时，会赶紧派人去请医生，并让孩子赶快弄走那些东西。因为我有辨别因果的能力，所以我清楚有毒的常青藤会引起皮疹，而医生会给我药止痒，对毒藤的清除也可以避免再发生这种倒霉的事。

但是，真正的野蛮人却不会有这种反应。他们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世界里，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纠缠，错综不清。首领死后会成为上帝，邻居死后会成为神灵，大家由看得见变为看不见，但仍是家族的一员，还会陪伴着活着的人。活着的与死去的，人们仍然同吃同睡，一同守护着大门。活着的人们只需去考虑：是该避免与他们亲近，还是力争得到他们的友情。如果人们不这样想，就会遭到惩罚。但是活着的人们是无法知道怎样才能与神灵交好的，因而他们会时刻地害怕着、恐惧着上帝对自己的报应。可见，野蛮人对待异常的事情，并不是将其归结于最初的原因，而是归因于那些不可捉摸的神灵的涉入。当他们胳膊上起了皮疹时，绝对不会说什么“该死的毒藤！”，而肯定会是“我一定是得罪了上帝，看吧，他来惩罚我了”。他们也会去找医生，但不是去要治疗的膏药，而是讨一张符，而且这张符的效力是要比愤怒的上帝而非毒藤“赐予”他的那张符的效力要高得多才行。至于那些造成痛苦的毒藤他们却毫不在乎，依然让它一如继往地生长。而当有个白人偶尔用煤油烧掉它时，可能这一行为还会遭到他们的谩骂。

总之，当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事情都被认为是由不可见的神灵所操纵时，那么这个社会如果要维持下去，就必须丝毫不能忤逆上

帝之意,这是必须绝对遵循的律令。

依照野蛮人的说法,律令是明确存在的。它由先祖创立并传承下来,当前一代人最神圣的职责就是把它原封不动、完好无缺地传给下一代。然而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却又是无比的荒诞无稽,我们相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的改进。但是,“进步”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概念,在低级社会形态中并不存在,那里的人们因为从未见过别的世界,所以普遍认为现状是完美无缺的,无需对其加以改进。

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如何去防止律令和已定的社会形式有所变更呢?答案很简单,就是要依靠对那些不把公共规则当作上天旨意具体体现的人们进行及时的惩处,说得再明白些,就是要依靠僵化的专横制度。

基于上述的分析,如果我说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倒也并非有侮辱他们的本意,因为我还要补充的是,在他们所栖息的环境中,专横有存在的必然理由。如果他们一味地对那些践踏用来保护人们人身安全、思想纯洁和部落生活的清规戒律的行为进行容忍,那必然会带来可怕的灭顶之灾,这种罪过可是谁也承受不起的。

但这个问题又有必要深究一下,现代社会虽然拥有成千上万的警察和数以百万计的军队,但在推行一点点的普通法律时都会觉得困难重重,而那些只靠口口相传的条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又是怎样保护它们被整套整套地传承下来呢?答案同样很简单。因为野蛮人的聪明更甚于我们,他们精明地估算出用武力所无法推行的东西,发明出“忌讳”(塔布)这个概念。也许“发明”有些词不达意,诸如此类的东西多是经年累月积累和实践的结果,而很少是一时灵感的产物。不管怎样吧,非洲和玻里尼西亚的野蛮人能想出“忌讳”这个概念,这也替他们省却了无数的麻烦。

“忌讳”一词源于澳大利亚,其含义我们也多多少少知晓一些。当今的世界里也处处充满了忌讳,是指那些不能做的事或不能说

的话,譬如,吃饭时谈及刚刚做完的一次手术,或者,把小勺放在咖啡杯里却不拿出。但我们的这些忌讳意义并不重大,仅是一些礼节,并不会扰乱幸福生活的节奏。但对原始人而言,忌讳却甚为重要。它意味着超然于这个世界的人或无生命物体,用希伯来语来表达即是“神圣”的东西,人们若谈论或涉及之,就有可能承受即刻死亡的痛苦或永恒磨难的代价。因而,对于那些胆敢违抗先祖意志的人,大可以漫骂诅咒,切记不可表现同情。

人们尚需解决的问题是,忌讳究竟是教士发明的,先有教士后有忌讳,还是教士是为了维护忌讳而生,先有忌讳后有教士。由于传统比宗教更为源远流长,因此很有可能,忌讳早在巫师和巫婆们问世之前就存在了。但一旦巫师存在于世后,便成为了忌讳的顽固拥护者,他们以巧妙的手法大肆盗用这个概念,因而使得忌讳成为史前的“禁物”象征。当巴比伦和埃及这些名字首次为人所知时,那时的忌讳正处于举足轻重的发展时期。与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不一样,那时候的忌讳原始粗糙,带有“汝不能……”这样的字眼。它们只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严肃的否定式规则,如同为我们所熟知的基督教“十诫”中的六条。可见,在那些国度的初期历史中,人们并不知晓“宽容”的概念。而有时所显现的宽容,其实也只是因为无知所带来的一种漠不关心。我们并不曾看到国王和教士们有着一点点的诚意,他们丝毫没有同意别人履行“行动或判断的自由”,他们缺乏任何“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宽容”,而这一切,在现在的社会,已经是公认的理想了。

由此看来,本书的兴趣并不在研究史前历史,或者研究通常所谓的“古代历史”。直至个性的发现后,为宽容而战才得以开始。而这一个性发现,是现代最伟大的新发现之一,至高无上的荣誉应当归于——希腊人。